

舒云 著



二十世纪华人名人小传记录书

文化使者

林语堂



林语堂

知所
PDG

书 名 文化使者·林语堂

著 者 舒 云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(厂址: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:271000)

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64 开(880×1230 毫米)

2.1875 印张 18 幅图 50 千字

印 数 1—10000

I S B N 7-80603-282-7/K·66

定 价 4.9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一 牧师之子

- 1 基督教家庭
- 11 坂仔山村的优秀生
- 16 美满的婚姻
- 21 留学美国
- 27 清苦而快乐的日子

二 “黄金时代”

- 36 初涉文坛
- 41 避祸走厦门
- 52 “幽默”与“闲适”
- 67 《吾国与吾民》带来的转折

三 优裕的“无根”生活

- 73 把东方文化带到西方

77 抗战时期的写作

98 “影子校长”

四 盈盈一水间

111 炽热的乡情

121 晚年的打击

128 是非由人评说

一 牧师之子

基督教家庭

1895年，即光绪二十一年，在闽南山区龙溪县的坂仔村，四十岁的基督教牧师林至诚又有了第五个儿子，他给这个额堂饱满、下巴尖小的孩子取名和乐，入大学时改名玉堂，即林语堂。这时正是满清帝国末叶，封建王朝岌岌可危，中国被各方殖民主义者虎视眈眈地包围着，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。不过，对于林语堂所在的这个偏远山区的基督教家庭，影响并不太大。

林语堂祖籍福建南部漳州，祖父在咸丰十年被太平天国军队拉去做挑夫，从此失踪，林语堂还在留学时期异想天开寻找过，希望在华工中发现祖父。父亲林至诚当时躲在床下，才得以幸免。祖母带着两个儿子逃到鼓浪屿，把小儿子送给了有钱的

吕医生，后来中了举人，成了林家引以为骄傲的事。

由于祖母信奉基督教，林至诚便成为第二代基督徒，二十四岁时入教会神学院，后来成为牧师，被派到坂仔村传教，娶了出身寒微、老实忠厚的杨顺命为妻，生了八个儿女。

在《八十自叙》中，林语堂说起童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：“一、山景。二、家父，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。三、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。”

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，四面环山，有一条溪水绕村而过。那一带秀丽的山乡景色，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在许多作品中充满深情地描绘过。尤其是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体小说《赖柏英》中，主人公“好像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样”，诉说着山村高地的魅力。他说：“你若生在山里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，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……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抗。”

他甚至觉得连女孩子站在山中都美丽得多了：“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，头后有青天做陪衬，头发在风中飘动，就比平常美得多。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。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



林语堂诞生的小屋

然挺立的。”（《赖柏英》）也许是对山太偏爱，他的作品中对山的赞美之词屡见不鲜，而对海则涉及很少。他自己也坦白承认：“看不出大海美在何处。”（《八十自叙》）

他把山的影响夸大到一种“山地人生观”，说：“我之所以这样，都是仰赖于山。这也是人品的基调，我要享受我的自由，不愿别人干涉我。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。他爱说话，就快人快语，没兴致时，就闭口不言。”（《八十自叙》）林语堂称自己是“山地的孩子”，并以此作为标榜“天真、率直、自然”的原因。他笔下的人物，他最欣赏、认为最理想的也就是这种最具有自然天性、不受拘束的个性，这大概就是“山地人生观”的体现吧。

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早年曾做过小贩，当了牧师后仍然热爱劳动，深深同情劳动人民，曾为穷人打抱不平，顶撞税吏。林牧师很受漳州基督徒的爱戴，他说话平易爽快，布道时常讲讲笑话。林语堂称父亲是“无可救药的乐观派”，他“敏锐而热心，富于想象，幽默诙谐。”（《八十自叙》）这对于林语堂影响深远。

晚年时林语堂还回忆起父亲讲的一个笑话。他讲起厦门一个名牧师的故事：有一回布道时，牧师发现教徒们不大专心，就高声地说：“如果这边的姊妹们说话的声音再不那么大，那边的兄弟们就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了！”

儿时的林语堂白天帮助洗扫、挑水，晚上则要与家人一起读《圣经》、作祈祷，要是瞌睡了，会被大姐骂道：魔鬼撒旦的儿子！平日里父亲就是老师，教他们读古诗、念经书，还教他们对人“友好和善”，兄弟姊妹之间不许吵架，家庭内部要和睦相处。林语堂的母亲终日操劳家务，也能看懂闽南语拼音的《圣经》，是个虔诚的教徒，家庭的影响使林语堂在苦苦追寻半生的信仰之路后又回到家中，终于承认自己“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”。

六岁时林语堂入教会办的小学读书，十岁时随念中学的三哥去厦门鼓浪屿读完小学，十三岁入寻源中学。在这期间，他每年暑假仍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。

他自幼聪明伶俐，活泼顽皮，很得父母的宠爱。

有一次父亲生气要拿棍子打他，他吓得一下子



童年时的林语堂

脸色苍白，微微发抖，父亲见了，实在舍不得，手一松，棍子就落在地上。父亲在早上十点钟左右吃点心，往往是一碗猪肝面线。他常留下半碗叫林语堂进房里吃，那味道可真香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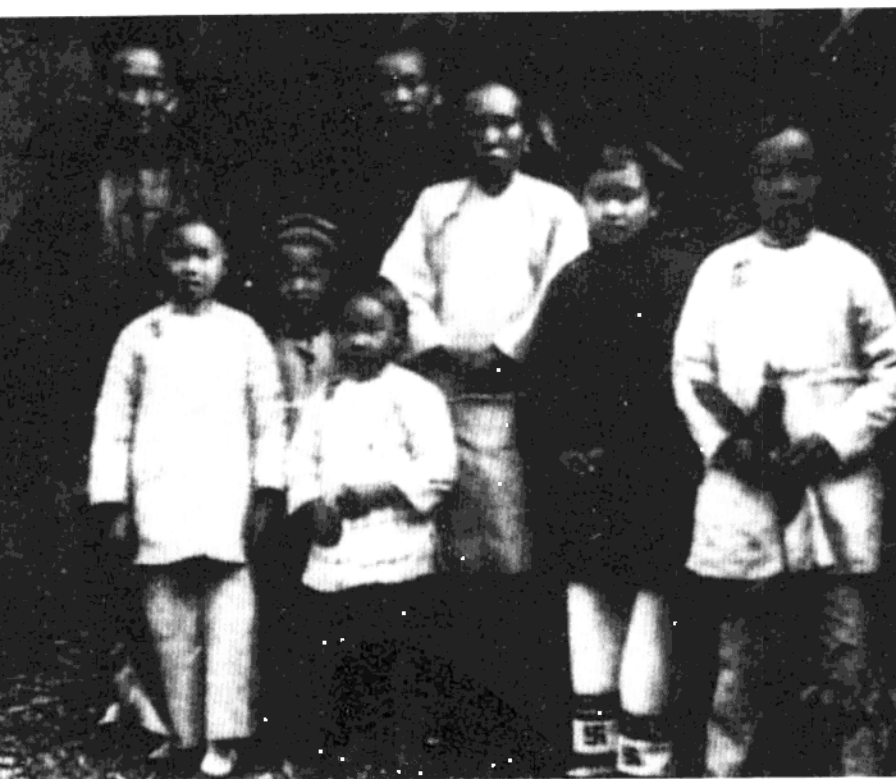
平日里与林语堂最亲密的是大他四岁的二姐美宫。她教他、劝他，因为他是个既顽皮、又爱发脾气的小弟弟。

有一回家里为了惩罚他顽皮，关上门不让回家。他大发脾气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二姐必须洗全家的衣裳，就躺在泥洼打起滚来，还得意地说：“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！”

他和二姐常常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给母亲听，说得母亲几乎信以为真，最后才捂着嘴笑道：“原来没有这回事，你们骗我呐！”

放暑假回家，林语堂常常一个人先溜进家里，等到母亲出现时一下子跳进她怀里，让她又惊又喜！没有什么比母亲憨厚的笑容更可亲的了。

作为一个闽南山区的乡村牧师，不懂英文的林至诚却一心仰慕西方文化，从小教育儿女要学好英文。林语堂十二岁时英国传教士范文礼（Warnshius）来到坂仔村，给林家带来了最早的西方接



1903 年攝于坂仔，八岁的林语堂（左三）与父母、
兄弟及二姐（右二）

触，林至诚也从他寄来的一些教会书刊上知道了圣约翰大学，后来又梦想着牛津、柏林大学，虽然只有二十多块钱的月薪，他却存有送儿子到这些高等学府求学的愿望。这也是林语堂称父亲为“不可思议的理想家”的原因。

受家庭影响，林语堂从小也仰慕西方文化。在父亲与范文礼博士的交往中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，后来又在汽船上看到了机器的威力，那次他竟看得着了迷，呆呆的沉默不语，导致了他对物理机械的兴趣。父亲问他长大想干什么，他回答是：要做英文教员或物理教员。

寻源中学图书设备很差，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，林语堂常常溜出去玩，轻松地混了几年。那时鼓浪屿街上常有喝醉的外国水手，偶尔也有英国足球队赛球。林语堂夹杂在伙伴之中见到这些寻欢作乐的洋人，又好奇，又羡慕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，美国舰队来到厦门，林语堂他们作为教会中学的学生前去参观，惊异于军舰武力的炫耀，从此也更刺激了他学习英文、学习西方的兴趣。

辛亥革命后一年，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

毕业成绩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录取，那可是当时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！这是父亲林至诚梦寐以求的，同时，这也是远远超过了一个乡村牧师的经济负担能力的。

幸亏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的津贴补助和林牧师过去的学生借钱帮忙，经济问题才得以解决。当年，林牧师送二儿子入圣约翰大学时，感动得禁不住泪流满面。这回，他又要送心爱的五儿子进圣约翰了，谁能想到？这位理想家的梦想居然一步步实现了！

同样渴望读书学习的二姐美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她聪明活泼，会看日光下的影子掌握时间，但是在当时，家境并不宽裕，女孩子的归宿比学习更重要。虽然她极不愿谈论婚嫁，每当母亲要说时，就关上门熄灯去睡，但是在读完毓德女中后，她不得不嫁人了。

那年正好林语堂去读大学，他和父亲一直陪二姐到夫家。婚礼前一天早晨，二姐掏出四毛钱对弟弟说：“和乐，你要去上大学了。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，要作个好人，作个有用的人，作个有名气的人。这是姐姐的愿望。”她的话，包含了林家的

全部理想：“读书成名”。

二姐的话对林语堂有很重的压力，他感到难过、内疚，好像自己是在替二姐上大学似的。而可怜的美宫，在第二年林语堂回到故乡时，因患鼠疫死去。那时，她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。一提到这件事，林语堂就不免掉泪，他说：“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，是为她流的。”二姐美宫美丽而忧伤的身影成了他心底永远抹不去的伤痕之一。

坂仔山村的优秀生

当时圣约翰大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声誉，是全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。三位中国驻美驻英大使——颜惠庆、施肇基、顾维钧，都是该校的毕业生。

林语堂虽然酷爱数学，但由于对英文的兴趣，还是注册入了文科。又由于他对科学分析的嗜好，他挑选了语言学作为他的专门科。他认为：“因为语言学是一种科学，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。”（《林语堂自传》）

十七岁的牧师之子林和乐改名林玉堂，在上海

大都市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。以这所圣公会办的英文大学为起点，他与英文的关系从未断绝，相对而言，他的浮泛不深的中文基础却在这宝贵的几年中搁浅。

和在中学一样，林语堂仍觉得课程太容易。他的英文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就苦读通了，而他对中文的研读则几乎全部荒废。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，是位老派的秀才，大概不知如何上课，把不足百页的民法讲了一个学期。这位老派秀才上课时，只是连续不断地读，然后解释。每次讲完约十行后，他便如坐禅沉思，向学生们凝神注视。学生们也就乐得逍遥，常常带进别的书在课堂上偷看，林语堂便找来达尔文、赫克尔、张伯伦等人的著作来读。

大学期间，求知若渴的林语堂感到从课堂上的收获不大。于是自己刻苦学习英文，自称得益于一本《袖珍牛津字典》。也许正是由此，启发了他对字典研究的兴趣，晚年编成《Chinese—English Dictionary of Mordorn Usage》（《当代汉英词典》）。

圣大是所教会学校，图书馆有五千多本书，约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。林语堂广泛涉猎，从进化论

到婚姻论，从《社会学》到《伦理学》，从《宇宙之谜》到《十九世纪的基础》，他无所不读，从而也接受了一套西方社会观。又加上当时校长（F·L·Hawks Pott）卜舫济博士和不少教授是外国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处世态度，对林语堂从思想到生活上“仰慕西方”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
广泛的阅读使林语堂对基督教教条开始有了疑问。他开始推敲一些例如童贞女受孕、耶稣肉体复活等教条的可能性。他发现，连那些传教士对此都无所怀疑。那么，为什么教士们要中国教徒坚信那些教条才能领受洗礼呢？

林语堂开始对神学感到怀疑，他觉得一切神学的欺骗，对他的智力都是一种侮辱。他的神学得分很低，这是罕有的。老师劝他不要念神学了，于是他在神学班学了一年半便离班。但同时他也有了另一种困惑：怎么能设想有一个无神的世界存在呢？上帝如果不存在，那么整个宇宙和人类不就崩溃了吗？

带着对基督教，对《圣经》新的理解，暑假时林语堂回到坂仔村。他在十几岁时，父亲就曾让他讲道，让这个伶牙俐齿的儿子出风头也是父亲得意